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十七號

據 清 民國二十六年 鍾方 鉛印 撰 影印

新疆省

哈密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哈 密 志

216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軌，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宮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棟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平常隸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哈密志

邊疆禁書甲集之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元月禹貢學
會據傳鈔本印

哈密志序

夫通都大邑皆有志書者特信今而傳後也或誤而失實缺而不全倘以無稽之談荒唐之事均入於本內卽不足以信今而傳後考哈密嚮無志書亦因古之匈奴所屬回鶻之地前朝雖遣兵戍守亦不過羈縻鎮戍之而已迨至本朝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部落將所屬回部悉皆歸入版圖始有常官專責營制兵額距今又八十餘年亦未有纂輯之余來守斯土數月之間兵民醇厚公務簡約爰命各房吏書揀數十年案牘分類編次具得事理之本末而山川景物風土人情逐日講求或公餘踏勘徵於目覩或廣爲搜羅補所未備以現在遵照辦理事例列之於前又以遠年往事詳加校訂列之於後名曰志而非志也恐日久案牘霉爛爲助案卷之翼耳然余一人校閱才識短淺始行草創疎陋不文難免有憶想之不到採擇之未周謬訂一函以俟後之君子高明詳考補輯云爾道光歲次丙午小春朔日於天山書齋午亭鍾方自序

哈密志修志姓氏

參訂

未入流 馬俊良

未入流 李生成

從九品 李興家

校對

漢印房總經承 劉克勤

戶部糧餉經承 張鑑

駝馬回務經承 趙春

幫辦承書 王柱

臚錄

正貼書 魯玢

正貼書 羅滿倉

正貼書 王詔

正貼書 張鵬

正貼書 楊遵武

正貼書 李榮

哈密志

凡例

一哈密土地人民政事繁多未載之於志書茲以天文輿地食貨職官武備紀事學校選舉人物回部十志爲綱分類附之較爲得體

一久因無志書亦無圖式茲特繪圖並彙列志書於卷首

一志書之作以表彰善類爲亟原爲引導人心歸正昭明節義之舉確切查閱以可憑據者書之用昭激勸

一現在職官人物雖有善績均不錄遵舊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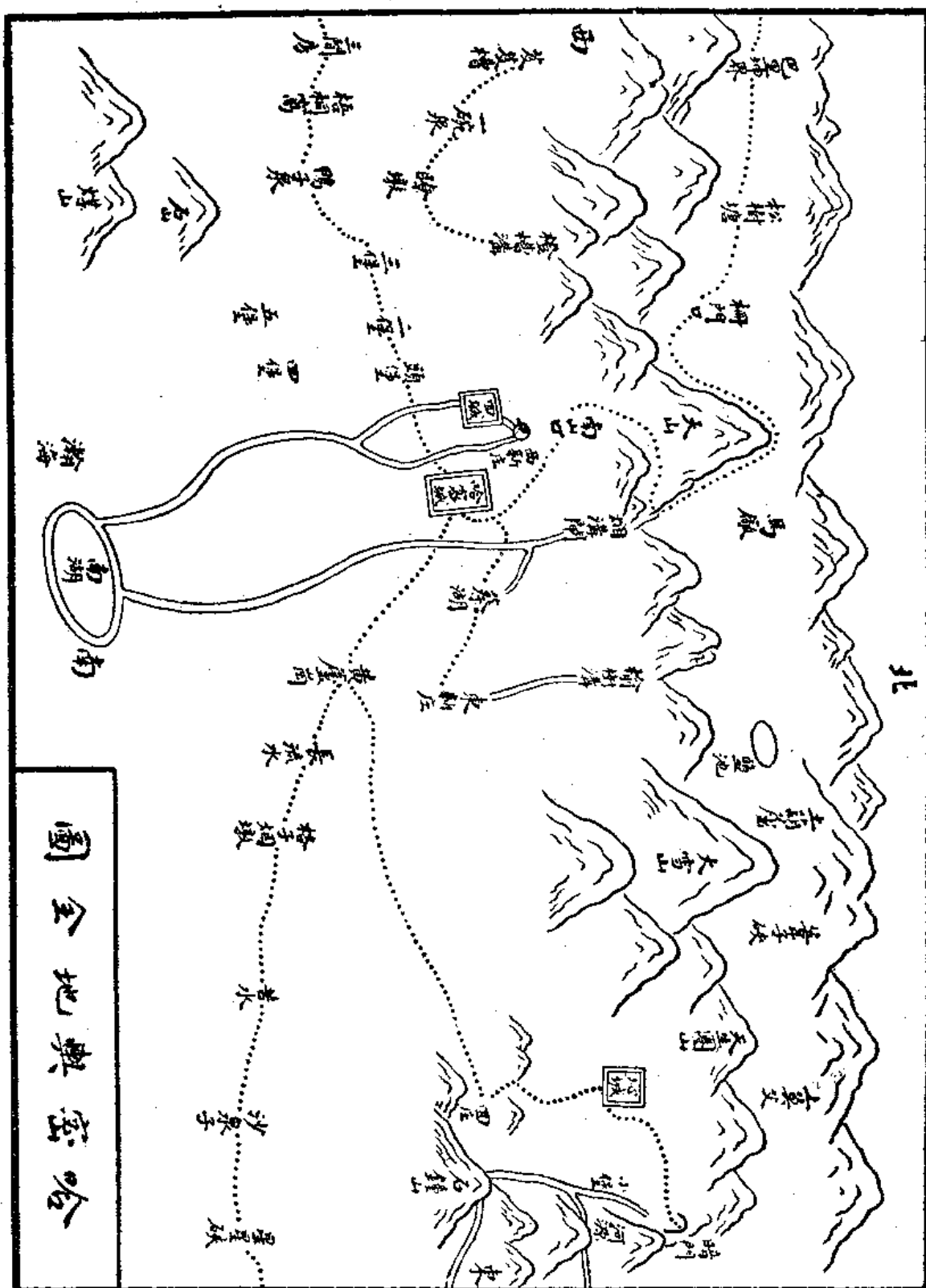
一職官兵制戶口雜稅風俗土產之類今昔不同茲皆以今行辦之事一一錄志

一志貴徵實故從前軍興之際繁費極多概經歷年節汰載之於紀事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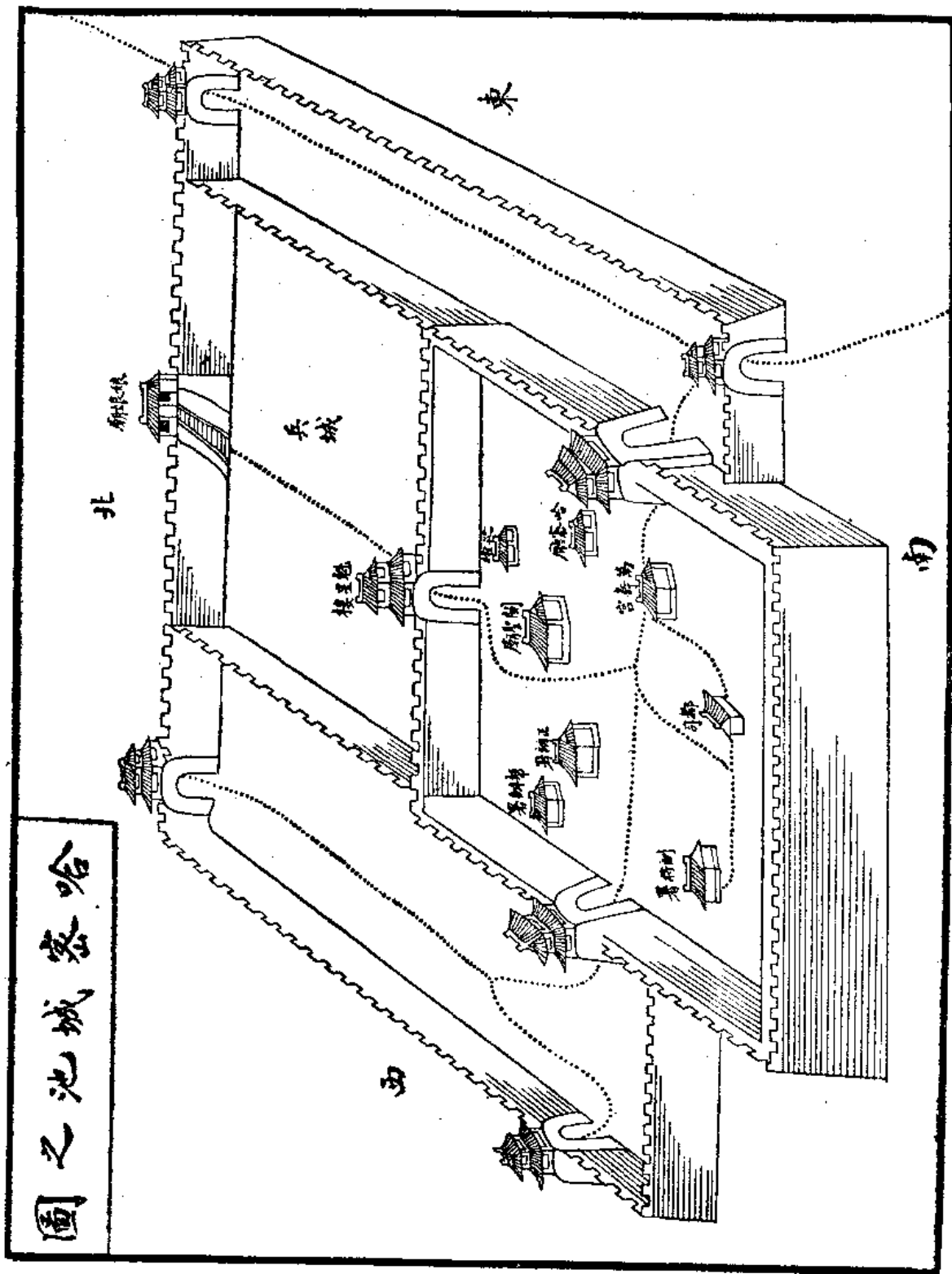
一詩文碑記之類散附山川廟宇古蹟之後不別爲藝文志以便省覽

一各房案牘自雍正年間不全者而諮詢故老亦寥寥無幾如營廳各倉建自何年鄉學營學立於何時及遠年猶疑無可考證之事姑闕焉

一以一人之見聞而又於公事之暇倥傯之餘荒疎缺略咎固難辭惟望後之君子補輯而
釐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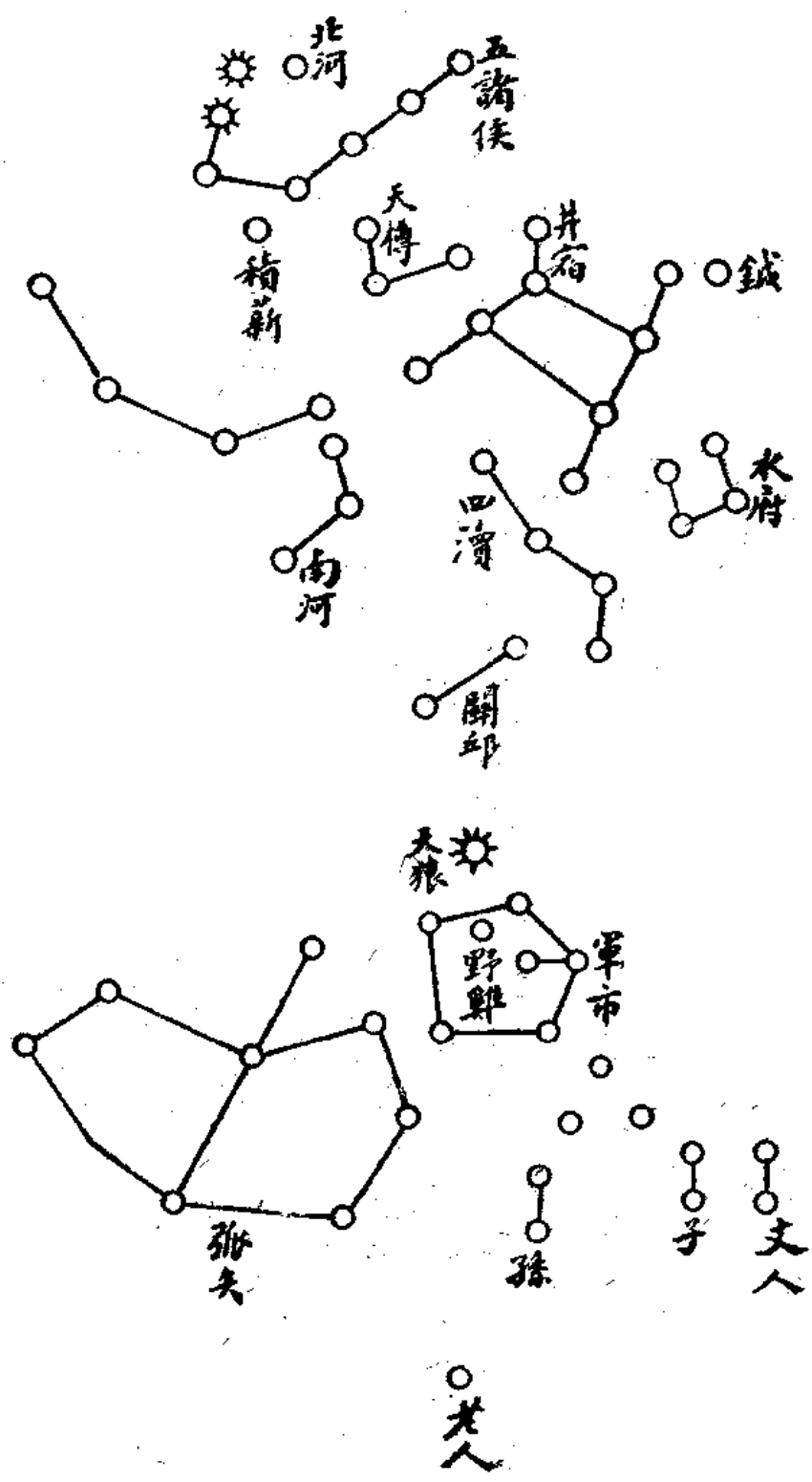
哈密與全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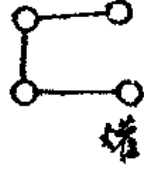
哈密城之圖

井鬼二宿分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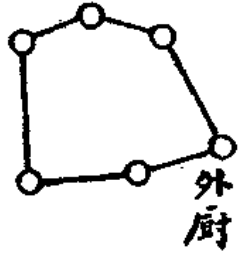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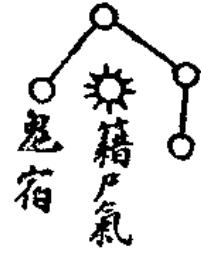
井宿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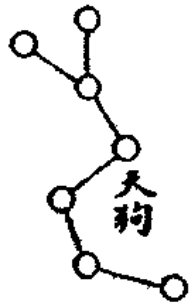
鬼宿全圖



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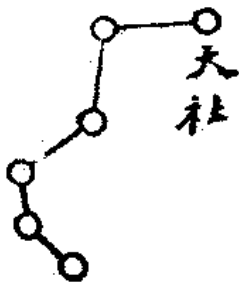


外厨



天狗

人紀



天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哈密志目錄

卷之一	天文志	分野	卷之二	天文志	灾祥
卷之三	輿地志	沿革	卷之四	輿地志	界址
卷之五	輿地志	卡隘	卷之六	輿地志	疆域
卷之七	輿地志	形勢	卷之八	輿地志	山嶺
卷之九	輿地志	川泉	卷之十	輿地志	橋梁
卷之十一	輿地志	鄉莊	卷之十二	輿地志	古蹟
卷之十三	輿地志	城池	卷之十四	輿地志	街巷
卷之十五	輿地志	祠宇	卷之十六	輿地志	公署
卷之十七	輿地志	風俗	卷之十八	食貨志	屯田粮石
卷之十九	食貨志	廳倉	卷之二十	食貨志	經費開銷
卷之二十一	食貨志	雜課	卷之二十二	食貨志	戶口
卷之二十三	食貨志	物產	卷之二十四	職官志	官制

卷之二十五 職官志 文職 卷之二十六 職官志 武職

卷之二十七 武備志 兵額 卷之二十八 武備志 屯兵

卷之二十九 武備志 卡兵 卷之三十 武備志 營庫營倉

卷之三十一 武備志 紅白恩賞 卷之三十二 武備志 營庫軍械

卷之三十三 武備志 公庫軍械 卷之三十四 武備志 公庫軍裝

卷之三十五 武備志 局庫藥鉛 卷之三十六 武備志 營馬

卷之三十七 武備志 差馬 卷之三十八 武備志 備撥馬匹

卷之三十九 武備志 差駝 卷之四十 武備志 軍臺

卷之四十一 武備志 營塘 卷之四十二 紀事志 現遵事例

卷之四十三 紀事志 遠年往事 卷之四十四 學校志 營學鄉學

卷之四十五 學校志 典禮 卷之四十六 選舉志 佐雜

卷之四十七 選舉志 生員 卷之四十八 選舉志 武舉

卷之四十九 人物志 守備 卷之五十 人物志 節婦

卷之五十一 回部志 回王源流

哈密志卷之一

天文志一

分野

夫庶徵衍九疇占星之權輿也故未及乎分域自周禮保章氏主九州皆有分星則職方太史之掌統而爲一抑或又聞保章氏之言曰分星以觀妖祥其與易賁之象曰觀天文以察時變其義所關鉅焉今陝西西安府屬秦秦又屬古禹貢雍州之域井鬼分野

謹按天文志其舊九州分野之書既亡而十二國分野之說多屬附會自古分野皆爲中原定以九州之內而外夷不與焉今甘肅肅州哈密等處古屬西羌西戎之地自古未列於九州之數考之諸書皆未載紀今亦不可強而附會既知未確亦不可妄載愚謂惟以地行里數合計今平涼府寧夏一帶尙然分野仍屬井鬼宿位自應以西安府至哈密里數爲證距哈密四千四百三十里以地行二百五十里爲應天上一度乃有所據合計十七度有奇而至哈密卽爲哈密之分野也余不知其確不敢直然贅入惟將陝西省分野繪爲圖式載之其井鬼宿西北或居某星之次或居某星之首或左或右或遠或近度數

多寡不能指出而分野篇中僅以地行里數推測而上應天天之宿度似覺得其確因余有所疑誠恐蹈於附會姑且闕之

哈密志卷之二

天文志二

災祥

雍正十年春軍營見五色雲寧遠大將軍以聞

雍正十二年星星硤山水大發冲塌店舍民人災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地震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大風晝昏下黃沙人多病哈密從此多風

乾隆三十年四月蝗從西北飛來

乾隆三十三年夏回子牧養牛產六隻腿犢又回子狗產三隻腿者能跳躍而行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封印日夜亥時東北有紅黑氣現至四更消散次年多火災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朔白晝忽有大風從東北來聲若雷將南哨門外碑亭內石碑吹折三

段碑亭牆垣並無傾頽

乾隆三十七年春山水大發是歲田禾大有裨益麥穀豐收

乾隆三十八年冬臘哈密大雪四十餘日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間天降大雪惟山北尤甚凍斃人民并牛羊頗多哈密雨雪相傳罕見
雨雪甚多羣回咸稱瑞徵官斯土者以聞

乾隆五十年冬哈密天寒異常凍死牲畜甚多

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酉正地震

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卯刻地震甚大傾頽民舍牆垣傷人甚多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申初地微震經承張鑑呈獻伊祖所記哈密災祥事略

哈密志卷之三

輿地志一

沿革

哈密乃古匈奴國屬域

伊吾在敦煌北大磧外自昔爲域外地不在九州之限

漢武帝開設河西四郡曾遣將出兵於此伐破匈奴然未有建置戍兵其後仍爲匈奴所據

漢明帝始取其地爲屯田鎮戍之所未置郡縣

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爲外域所據

唐貞觀四年內附置西伊州六年改爲伊州

天寶初曰伊吾郡五代時號胡廬磧小月氏遺種居之

宋時土人陳氏據其地元族屬忽納失里封威武王居此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明永樂元年遣使入貢明年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

哈喇灰三種皆領以都督統於王哈密居諸衛最西爲西域嚙喉中華拱衛凡諸番入貢必

哈密譯其文乃發以故特重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子兄子脫脫嗣王九年卒封脫脫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

宣德元年卒以脫脫子卜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仍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守其國

正統四年忠義王卒子哈力速魯壇嗣別名倒瓦答失里無何瓦刺攻哈密劫王及王母去哈密自是畏瓦刺稍二於中國

天順元年卒弟卜列革嗣
八年卒世絕王母弩溫答失里署國事詔以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死子罕慎嗣

成化九年土魯番強控弦可五萬其長速壇阿力尤勇黠速壇華言王也攻破哈密執王母去罕慎竄苦峪城詔都督同知李文討之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旋罷還阿力益

橫
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嗣

十八年罕慎入哈密

宏治元年阿黑麻亦壯詐殺罕慎請代領西域不許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嗣

四年土魯番以哈密來歸明年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又以頭目奄克孛木刺阿木郎輔之阿黑麻復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詔以部長寫亦虎僊爲都督轄三種部落奄克孛木刺爲之長如罕慎故事阿黑麻遂稱可汗略罕東諸衛聲言攻肅州蹂甘州

七年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時阿黑麻已西還留四百騎據哈密

八年肅州撫彝指揮楊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克宜以罕東爲先鋒我兵繼之樞臣馬文升以爲然於是撫臣許進奉詔使河西別將彭清以三千騎往結罕東旣而師至肅州遲罕東兵不至乃循大路行乏水草騎不得逞番將牙蘭覘知遁去遂入哈密時哈密之人久苦兵困甚不能支盡焚其廬舍內徙肅州先是奄克孛木刺并其人亦寄居赤斤守臣并爲之請居苦峪給牛種耕牧

九年土魯番復據哈密

十年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窘乞歸陝巴貢如舊

十二年陝巴還哈密阿黑麻尋死子滿速兒嗣

十七年哈密人逐陝巴以真帖木兒守哈密是年陝巴復還真帖木兒入居甘州

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逐之使其將火只他丁守其地尋復還哈密拜牙郎仍守之

七年真帖木兒還土魯番

八年拜牙郎棄哈密走降土魯番

十年土魯番復歸哈密

十一年仍奪據之大入爲寇逼肅州城下敗去諸將又追敗之於瓜州滿速兒復詐請和

嘉靖三年入犯甘州撫臣陳九疇敗却之又敗之於肅州時哈密已殘破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

四年曲先叛入牙木蘭附土魯番仍據哈密犯肅州又入沙州

七年牙木蘭來降

八年土魯番復犯肅州擊走旋又請歸哈密廷議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所以離兩部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樞臣胡世寧力主棄之時滿速兒入貢遂以哈密來歸然亦竟不能有也

二十五年復爲土魯番阿黑麻所據哈密諸部吉訶剌等所耕牧河西仍襲故爵

蓋邊備不修自楊蕞議襲以後數十年中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者使土魯番縱橫坐大殘滅與國爲可憤也其後屬土魯番猶令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曆間猶入貢不絕然自後首領竟係土魯番回子非復元裔矣自本朝定鼎四夷咸臣哈密回長奉貢於順治年間歸順王化編設佐領是以乾隆年間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以載其哈密事蹟表傳曰哈密回部在嘉峪關外至京師七千一百八十里東界喀爾喀西界吐魯番南至沙磧北至天山界巴里坤邑十有三曰蘇們哈爾輝曰阿思塔納曰托和齊曰拉卜楚哈曰喀喇都伯曰格子烟墩曰星星硤曰下莫艾曰上莫艾曰塔勒納沁曰半池泉曰柳樹泉曰博囉特口皆哈密屬漢爲伊吾廬地唐宋稱伊州元始稱哈密明如之其地皆纏頭回種今設札薩克領之回人錯居西域以天方爲祖國或城郭處或逐水草徙稱花門種相傳祖瑪哈麻效以事天爲本重殺不食犬豕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白帽回回人自呼白帽曰達斯塔爾別有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諸族然以纏頭回爲著札薩克居哈密舊城戶十設甲長一別置官兵七百屯哈密新城及塔勒納沁以駐防大臣領之順治四年甘肅巡撫張尙奏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及赤金蒙古衛都督永柱等明入貢值寇掠敕印羈肅州今赴臣所乞糧願效忠天朝詔納之六年河西逆回丁國棟等煽哈密及吐魯番部掠內地民僞立哈密

巴拜汗子土倫泰爲王據肅州叛集纏頭回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漢回等數千分置都督大軍討之抵肅州擊斬哈密頭目塔什蘭及纏頭漢回四百餘級以雲梯夜薄城奪門入斬土倫泰及纏頭漢回二千餘賊壘垣拒禦之擒丁國棟斬哈密僞都督和卓哈資纏頭回僞都督琥伯峰哈拉回僞都督茂什爾瑪密輝和爾僞都督瑤瑚哩僞左都督帖密卜喇紅帽回僞右都督恩克特默等八年回日克拜至嘉峪關稱哈密使請通貢甘肅提督張勇責盡歸內地民乃可十二年克拜齋葉爾羌表至稱哈密巴拜漢爲葉爾羌阿布都喇汗所禁獻內地民請罪詔納之康熙十八年張勇諜噶勒丹襲哈密以聞詔設備邊汛噶勒丹懼不至尋與兒子策妄阿喇布坦修怨策妄阿喇布坦牧博囉塔拉噶勒丹牧阿爾台哈密居其間畏準噶爾威強事之三十二年遣使博囉塔拉道哈密爲噶勒丹屬所戕上以哈密鄰塞境賊乘虛警或不及備詔昭武將軍郎坦屯甘肅會軍所擒纏頭回卒以噶勒丹徒科布多三遣使乞糧哈密告郎坦請勦噶勒丹及哈密遣護軍統領蘇丹等往議尋奏郎坦議大軍屯甘肅噶勒丹必不敢越哈密若聽耕牧久將爲邊患應於年內運糧至嘉峪關來春設站固壘酌留兵哈密以大軍進科布多倫噶勒丹由科布多遁大軍歸哈密取禾平城絕準噶爾所恃產蘇丹等議噶勒丹無定牧大軍趨科布多或不值哈密隸噶勒丹久遠勦之非所以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體好生仁請釋回卒歸給糧騎檄所部知朝廷德意詔如蘇丹等議三十五年噶勒丹爲大軍敗遁集所私議取糧哈密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布隆吉爾巴里坤塔勒納沁都爾博勒津諸路值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使奉降表至嘉峪關遣告所部曰噶勒丹若竄爾境其擒獻否則以告倘私給噶勒丹糧騎或助之他適爾降表不足信矣噶勒丹以虐哈密故懼襲已且聞大軍嚴備不果赴三十六年哈密俘噶勒丹子色布騰巴勒珠爾及其屬以獻噶勒丹尋自殺額貝都拉表請頒敕印賜旗纛令吐魯番葉爾羌聞之皆知榮矢世保疆圉復以哈密民酌置肅州爲朝覲往來便貢使至肅州令得乘驛入都上念哈密內附誠詔以額貝都拉轄之給札薩克敕印賜紅纛子郭帕伯克率所部百人屯肅州貢使乘驛額十五人三十七年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佐領驍騎校各員肅州別設佐領一復以哈密市甘肅便詔勿禁二十九年所部偵哈薩克布魯特讐策妄阿喇布坦將興兵爭喀什噶爾以告詔不時偵奏而策妄阿喇布坦憾哈密擒獻噶勒丹子故掠其屬赴市吐魯番者詔責策妄阿喇布坦罪準噶爾怨哈密甚五十四年遣兵二千襲哈密掠北寨五抵城我駐防兵二百率回卒奮擊斬九十級擒三人賊退屯城南聞肅州援至遁頒賜銀萬五千及粟米牛羊贍哈密衆有佐領色柏爾者俘獻準噶爾賊以秋將復襲告獎賜章服銀

幣諭曰哈密編設佐領無異內地安可置之不問遣大軍屯巴里坤防禦準噶爾復詔運糧貯哈密以肅州佐領爲導五十五年富寧安奏哈密屬之布魯爾圖古哩克接壤地并巴里坤都爾博勒津哈拉烏蘇及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地可耕請募兵興屯上可其奏五十八年奏巴里坤至哈密站舊各設馬準噶爾使及降人至乘巴里坤站馬至哈密又自哈密札薩克所撥馬送布隆吉爾今歸附者衆馬不給請於巴里坤站增馬五十哈密站增馬八十從之六十一年議興屯吐魯番遣哈密回民助役雍正三年撤大軍還四年王大臣等議駐防哈密兵止五百準噶爾賊或乘間盜駝馬請撥安西鎮標兵五百往仍留嘉峪關至哈密軍站備不虞詔如議理藩院奏哈密來朝廩給限四旬參佐領等給緞布有差從之七年大軍復屯巴里坤議墾哈密及塔勒納沁地八年穫麥青稞六千四百石嗣歲給穀種五百石秋納糧四千石每石給銀一兩九年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諜哈密屬漏師準噶爾且導掠巴里坤駝馬以告諭曰哈密雖不可信然亦當諒其苦情久遭準噶爾凌虐恨之入骨畏之如虎或偶通信於賊不過爲將來自全計我軍固不可不加意隄防然亦不可使有疑懼心大軍力能庇護哈密哈密自不爲賊所用矣十年噶勒丹策凌遣將色布騰車凌納木札勒等由烏克克嶺西喇呼魯蘇分兵襲哈密及塔勒納沁回衆拒之乞